

嘉善新故事

黑天鹅做媒

■陈志平

“噼里啪啦”“啪砰”——龙年正月初二，太湖东南部柳溪荡北岸一个农家院子里，爆竹声声，鼓乐齐鸣，热闹非凡。原来，这里正在举行一场特别的婚礼。新郎是一位大学生公务员，名字叫赫楠，新娘是隔壁镇赫赫有名的水产养殖能手，叫白梅，而两个人的“媒人”居然是一只黑天鹅。

如果大家要听这个有趣的故事，我得从三年前说起。

那年中秋前的一天，已过了下午5点半，柳溪镇政府工作人员陆续下班了，三楼多种经营办公室副主任赫楠，整理一下办公桌，拎起包正要关门回家。

“叮铃铃——”电话响了。赫楠拿起电话，习惯性地讲：“您好！镇多种经营办，请讲。”电话那头传来一位女同志急促的声音：“黑主任吗？我是隔壁镇蒋家漾水产养殖场的白梅，有急事请您帮忙！”赫楠想，这个时候有事，又是隔壁镇特地赶过来的，一定很急，所以毫不犹豫地答应：“好的，我在办公室等您，路上小心，不急。”

赫楠是柳溪镇土生土长的青年，高中毕业后考上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，学的是禽类养殖与管理，毕业后考上镇里的公务员，分配在镇多种经营办公室，算来也有三个年头了。小青年有专业知识又肯吃苦，说话轻声细气，像个小姑娘，深受当地村民和养殖户的喜爱，很快被提拔为镇多种经营办公室副主任，还被推荐成为县、市野生禽类保护协会会员。

过了二十来分钟，办公室门口奔进一位风风火火的女同志。只见她手里提着一只大篮子，一进门就扯着嗓门说：“黑主任，我是给您打电话的白梅，可算找到您了！”说完，她把篮子轻轻放在地板上。

这时候，两人同时把对方瞄了一眼。白梅见赫楠面白唇红，温文儒雅，心里嘀咕“这个人姓‘黑’，面孔倒蛮白的”。赫楠看看白梅，二十来岁的年纪，高挑个头，剪了个男式发型，满脸汗水，黑里透红，心想“这个人叫白梅，怎么浑身上下同‘白’字一点不搭界”，差点笑出声来，慌得连忙别过头去。

白梅指着用浴巾盖着的篮子，用央求的口吻说：“黑主任，请您一定想办法救救它。”

原来，这里是浙江省和江苏省交界处的一块水网地带，大小湖泊星罗棋布，其中最大的两个湖泊，一个叫蒋家漾，一个叫柳溪荡，分属于两个镇管辖。这里的村民世代以捕鱼为生，近年来才开展养鱼捕鱼为主的多种经营。那天一早，蒋家漾养殖场的白梅照例划着小船去养鱼的网箱给鱼喂食。突然间，她听到几声很微弱的小鸟呻吟声。循声望去，看到网箱右边有团灰黑色的东西在动。凭着她的直觉，初步估计是一只病或者受伤的小鸟。再近前仔细看看，居然是一只近年来重返这片水域的二级保护禽类黑天鹅。这只黑天鹅还很小，好像腿脚受了伤。为了不惊吓小天鹅，白梅想到曾经学过的野生动物保护知识，先去找了一把鲜嫩的水草，慢慢靠近小天鹅让它吃。果然，饿极了的小天鹅大口大口吃起来，不一会儿就吃完了。白梅的这个小小举动，让小天鹅解除了恐惧，仿佛知道遇到恩人了，对着白梅温柔地连叫几声，好像在表示感谢。白梅抓紧时间把小船靠近小天鹅，轻轻地将它抱到船舱里。一检查，原来是小天鹅的两只脚被一根废弃的尼龙网线缠住了，由于挣扎，两条腿受了伤，开始发炎溃烂了。白梅意识到，小天鹅可能伤得不轻，如不及时救治，可能会危及生命，于是马上回到家，轻手轻脚地把缠在小天鹅脚上的尼龙线解开。可小天鹅怎么也站不起来，怎么办？白梅觉得必须找到一个懂专业救护鸟类知识的人，才能救小天鹅。

一个上午，白梅到处打听，找不到会治小天鹅的人。下午，她找到镇畜牧兽医站，才打听到隔壁柳溪镇有个农大毕业的专门学禽类治疗和管理的人叫“黑楠”，但已考上镇里的公务员，还是镇里什么办公室的副主任，不知道他肯不肯帮忙。白梅想：“只要有这个人，就算路再远，治疗费再贵，我也要找到他。这只珍贵的保护动物我一定想办法治好它。以前，这里环境差，水污染严重，原来在这里生活繁殖的黑天鹅都离我们而去。这些年，黑天鹅又开始回来了，说明我们的生态环境治理得到了改善。黑天鹅是我们人类的朋友，也是我们自然环境好坏的‘监测仪’……”

白梅马上找了一只大篮子和一块干净的浴巾，浴巾的一半垫在篮子里，把小天鹅轻轻

放了进去，她又用另一半浴巾盖在小天鹅上面，把篮子放到副驾驶位置上，怕刹车掉下来，还用保险带拴住。万无一失了，白梅一脚油门，直奔柳溪镇政府。

听了白梅的叙述，赫楠对面前这位普通的农村姑娘肃然起敬。为了救治这只受伤的小天鹅，她已经东奔西走操劳了一整天，心里暗暗为自己刚才一闪过的念头感到脸上发烧，白脸变成关公脸。他连忙安慰白梅：“白同志，不要着急，我马上检查一下。”

赫楠通过仔细检查后发现，虽然小天鹅的双脚被尼龙丝缠住多天，皮肤有点受伤，还有些地方在发炎溃烂，好在没有伤及骨头、翅膀，只是好多天没有东西可吃，身子比较虚弱。只要认真消毒，服用几天消炎药，让小天鹅多吃一些新鲜水草或嫩藕之类的食物，用不了一个月就会康复的。

听了赫楠的一番话，白梅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。人一放松下来，肚子“咕噜咕噜”唱起了“空城计”。一想，从上午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东西，眼睛下意识地望着赫楠办公桌上的一包饼干。谁知这一个眼神被赫楠看见了，他立马拿起了饼干塞到白梅手里：“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间，你先吃点饼干垫垫饥，我来给小天鹅消毒、喂药，我这里都有，我又是学这个的，你放一百个心。等下处理好了，我们一起去吃点便饭，顺便把护理小天鹅的方法教你……”也在这时，白梅才注意到办公桌上的一块工作牌，上面赫然写着“镇多种经营办公室副主任 赫楠”，想想自己电话里和进门后一口一个“黑主任”，还在想怎么有人姓“黑”的，好在两个字土话叫起来差不多，暗暗庆幸自己没有出大洋相……

三个多月过去了，小天鹅早就康复了，而且长大许多，已经从灰黑色绒球变成了羽毛齐全、乌黑锃亮的俊俏黑天鹅。“嘎嘎——”昂首挺胸地游弋在蒋家漾的健壮黑天鹅，正在等待着春暖花开后黑天鹅族群的归来。在这期间，赫楠只要有空就经常到白梅家看看小天鹅，教白梅一些野生禽类的识别、保护知识。天长日久，两个人从救护一只受伤的小天鹅相识、相知到相爱，最后步入婚姻殿堂。小小黑天鹅成了他们爱情的牵线者和见证人。

吴镇名画赏析



《苍松图》
材质：纸本水墨
尺寸：纵101厘米，横45.8厘米
创作时间：1344年，吴镇65岁
收藏：北京故宫博物院
铃印：梅花庵、嘉善吴镇仲圭书画记

松石篇

苍髯复槎牙——《苍松图》

■沈国庆

《苍松图》原系清宫旧藏之物。20世纪80年代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、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资格审核委员、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臣彬（徐邦达先生入室大弟子）在民间收藏中发现此图，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
图中一棵古松伫立岸边，树干粗壮，枝条短疏，不见松针。松树下方有湖石、兰花。画面只有两个层次，近景为松石，远景为远山。近景和远景用水面分隔。松树傲骨居于上，湿墨淋漓，意气高古，用墨丰富，淡墨、浓墨、湿笔、干笔轮番使用，层次分明；而下方湖石、水草，倾斜逸出。浓淡相间，有隐逸恬淡的情致；构图分明，上下两段，而背景留有大量空白，远山逶迤，清旷野逸，极尽平远之势。老松、湖石、水草、远山看似各自独立，但又被一片苍茫之气韵有机地统一在一起。

画面上的松树没有松针，乍看很是奇怪，但结合吴镇一生的经历也就可以理解了。一幅《苍松图》就展现出吴镇的个性强硬、高逸超脱。这种画风是吴镇倔强生命的呈现，不入俗，随遇而往，如苍松俯瞰天地，不因天地宇宙而改变自己生长的姿态，任风雨，任雪霜，任尘世千年，依旧孤洁不移。吴镇没有黄公望、王蒙那般对功名的孜孜以求，也不同于倪瓒那般对孤寂生命的极尽抒发，他的生命是充满自我自信的，是充满野趣情味的，也是充满真实倔强的。

吴镇是个孤傲的人，《沧集》卷三记载：“（吴镇）为人抗简孤洁，高自标表，号梅花道人。从其取画，虽势力不能夺，惟以佳纸笔投之案格，需其自至，欣然就几，随所欲为，乃可得也。”同时，吴镇也是“元四家”中唯一与另外几家绝少来往的人。整个元代，流行文人之间互相在画中题诗题款，以此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。而吴镇似乎是一个例外。这种倔强的性格，在某种程度上让吴镇在同时代的文人画家中显得特立独行。

除了性格上的特立独行之外，在绘画中，吴镇同样是“倔强”的。我们知道元代画家基本上摒弃了南宋院体画的画法，但是吴镇却并不以为

然，他在许多作品中直接借鉴了南宋马远、夏圭的技巧。这幅《苍松图》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。我们所看到的山坡、苍松为整个山景中的一角，这种“逆时代”的尝试，并未让作品陷入俗套，反倒是借由吴镇独有的笔墨语言，让马、夏传统在此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。

《苍松图》中有一种生命的倔强，而倔强中又饱含着野逸与温雅两个生命主题。在这幅作品中，苍松代表着野逸的生命，而湖水和远山象征着温雅的生命。吴镇的野逸与温雅是相生相和的，共同构成了其倔强的生命乐章。无论是诗词、书法还是绘画，在此都仿佛是倔强生命艺术的宣言。如果要将这种倔强的生命具体到某个我们熟知的形象中，大概就是“中国隐士”。

谈到隐士，“倔强”应该是隐士精神中重要的一部分。因为倔强，隐士们“弃平原之尘埃而取高山之烟霞”，才孕育了独特的精神之根。这个世界，总有一些人做出一些令人不解的选择，有人放弃城市的优渥，而选择乡村的清贫；有人放弃稳定的工作，而选择朝不保夕的创业；有人放弃趋势潮流，而选择逆风飞扬。这份倔强，总能让我们看到奇迹。

遗憾的是，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就似乎被安排好了所有的人生选择。总有人告诉你应该如何，不应该如何。就像吴镇所处的时代，所有人都会告诉初入绘画之门的孩子，不要学马远、夏圭，不要学院体画画风，要承袭董源、巨然。如果吴镇接受了人们的谆谆教导，或许，今天我们所谈论的“元四家”也便没有了吴镇。就像当年与盛懋比邻而居之时，世人都争相购买盛懋的作品，却少有人询问吴镇的作品，吴镇却依旧倔强地坚持自己的方向，一句“二十年后不复耳”是吴镇对“潮流”铿锵有力的回绝。

人生短短不过百年，放到千万年的宇宙自然中，不过转瞬瞬间。刹那间，沧海桑田，一转眼，已是千年。放眼宇宙，总是感到惶恐，唯有努力倔强地让生命绽放出灿烂之花，才不虞人间走一遭，这一遭，活得欢喜。

嘉善记忆

熔在骨子里的记忆②

削草皮泥

■沈水根

草皮泥，就是用“锄头”把长在塘岸（河道两边的外围圩岸）、龙沟（灌溉用的渠道）以及空旷场地等地方的杂草连根带泥一起削下来的草皮。

削草皮泥的“锄头”，不像“满口铁搭”，更不像“齿口铁搭”，在我们杭嘉湖地区，有些地方也叫它“刮子”。“锄头”是用一块熟铁直接锻打而成的，呈上窄、下宽的梯形状。上方有一个直径七八厘米的圆孔，用于安装竹柄或木柄，“下巴”（锄头的刀口）有点像小姑娘穿的喇叭裙一样，更像冷兵器时代用的板斧，这样的设计是为了便于来回回割或刮，达到与地面接触最大化之目的。总之，叫“锄头”也好，叫“刮子”也罢，它是农户家中常见的劳动工具。

削草皮泥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业生产中积肥的一种传统方式。每当“双抢”结束，正值农事空闲的时候，生产队就要开展全民积肥运动。削草皮泥既是为了积肥，又是为了农村的环境卫生。当时的农村，无论是田间地头，还是房前屋后，都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几乎看不到什么杂草。

削草皮泥是比较轻松的农活，生产队一般派女劳力去做，每当她们去削草皮泥时，就会三五成群，肩扛“锄头”，哼着小曲，有说有笑，寻找有杂草的地方，用“锄头”“阿依上头”（嘉善土话，就是有序的意思）地削过去，凡是被削过草皮泥的地方，当了光秃秃的泥地皮，看上去清清爽爽。那时杂草是个宝，既可以喂猪、喂牛、喂兔子，又可以搞小塘泥作肥料。特别是草皮泥可以焖烧成焦泥灰（嘉善人把草皮泥焖烧成暗黄色的灰叫焦泥灰），是农民土制的好钾肥。

记得那时化肥稀缺，嘉善化肥厂只生产碳酸氢铵（嘉善人称它氨水田粉，也叫它臭田粉），生产队一年也分配不到多少化肥。因此，农闲时农民就是割野草、捞水草、捻河泥、削草皮泥等等，千方百计用有机肥来补充化肥的不足。当时所有田埂上实行“三面光”（即把田埂上、左、右三面的草割得干干净净），这些都是为秋收冬种准备肥料。

削草皮泥一般先削自己生产队的，不会去削隔壁队里的（因为各生产队都有削草皮泥积肥的任务）。当自己队里的草皮泥削完后，为了积更多的草皮泥，往往队里会派人摇船到外地去削。考虑到摇船和挑（抬）草皮泥是力气活，队里通常会派几个男劳力一起去。凡是外出去削草皮泥，一路上男女搭配，玩笑开开，嘻嘻哈哈，干活活真的不觉得累。记得有一次，天刚蒙蒙亮，我跟着父亲乘着一只五吨头的水泥船，去嘉善陆军操场削草皮泥。大家扛着“锄头”，拎着装有饭盒的袋子，有的还拿着箩筐和杠棒，纷纷上了船。我们那离陆军操场有3公里多的路。那天早晨，风平浪静，有两个男人一人拉船，一人掌橹，船儿摇得很快，大概一个多小时就到了陆军操场。船停稳后，人们拿起工具纷纷上岸，只见空旷的广场上，平整的地皮，满地的杂草，找到这么好地方，都感到非常高兴。于是，大家迅速行动起来，有的割，有的扒，有的抬，有的挑，人人干得满头大汗，热火朝天，根本顾不得休息一会儿，生怕有人来赶我们。不到上午十点，草皮泥就装满了三个船舱。中午时分，大家坐在船沿边，有的用毛巾洗着脸，有的把双脚伸进水里边洗边荡，十分惬意，同时吃着早晨带来的饭菜，心中充满着收获的喜悦。

草皮泥削完后，要在太阳底下晒干，然后堆在一起，用尼龙纸盖好，不让雨水或雾水淋湿。焖烧草皮泥的过程蛮讲究，要有一定技术的老农来操作。焖烧前，先找来一些树枝和稻草等柴火，搭成一个尖锥形，火点着后，把晒干的草皮泥一抄一抄地撒上去，这个过程要慢，既不能心急，又不能快，如果一下子撒上去，就会把火压灭。焖烧草皮泥实际上是用暗火慢慢地焚烧。这时候，草皮泥堆就会纷纷冒出白色的烟雾，在广阔的田野上慢腾腾地弥漫缭绕，空气中还能闻到一股焦香味。一堆草皮泥一般要焖烧两三天时间，焖烧后形成的暗黄色灰土就是焦泥灰。

焦泥灰是油菜、蚕豆等农作物的好肥料。当种植油菜时，就在它的根部撒一点，当播种蚕豆时，就直接用它来覆盖。用过焦泥灰的油菜、蚕豆，来年就会长得特别好。

削草皮泥的那个年代，虽然我年纪还小，但这个传统农活的印记已深深地留在我的心里，也成为我们这代人始终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。